

当代马克思主义价值理论视域下教育数智化的三重向度

路华鑫

新疆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 新疆 乌鲁木齐

收稿日期: 2026年7月6日; 录用日期: 2026年7月28日; 发布日期: 2026年8月10日

摘 要

以生成式人工智能为核心的数智技术的深度嵌入正在重塑教育的认知生态与实践格局。在目标技术层面, 生成式人工智能遵循数据与算法的决策模型, 而教育最终目标是促进人的全面发展并与社会发展要求相一致, 包含明确的价值导向、道德遵循、人文理念与情感认同, 二者之间存在着符号化表达与具身化体验、信息茧房应用效应与自由全面发展目标、市场商业化价值取向与教育主体价值取向的三重结构性张力。从当代马克思主义价值理论审视这一张力格局, 需要在技术向度上追问人工智能技术“如何运作”及其认知限度; 在实践向度上厘清教育主体“如何使用”及其预期效果; 在价值向度上探索“为谁服务”及其防范机制。在当代马克思主义价值理论视域下, 研究如何使人与机器、机器与国家之间实现真正的价值对齐, 使人工智能真正成为提升教育时代性和实效性的创新力量, 而非消解其育人本质的异己力量。

关键词

当代马克思主义价值观, 人工智能, 教育数智化, 人的全面发展, 价值对齐

Three Dimensions of Intelligent Digital and Intelligent Education from the Perspective of Contemporary Marxist Value Theory

Huaxin Lu

School of Marxism, Xinjiang University, Urumqi Xinjiang

Received: July 6, 2026; accepted: July 28, 2026; published: August 10, 2026

Abstract

The deep integration of intelligent technologies centered on generative artificial intelligence is reshaping the cognitive ecology and practical framework of education. At the level of technological objectives, generative AI operates according to data and algorithm-driven decision models, whereas the ultimate goal of education is to promote the holistic development of individuals in alignment with societal development needs, encompassing clear value orientations, ethical principles, humanistic concepts, and emotional recognition. This creates a triple structural tension between symbolic representation and embodied experience, the application effects of Information Cocoons versus the goal of free and comprehensive development of individuals, and market-driven commercial values versus the value orientation of educational subjects. Viewed from the perspective of contemporary Marxist value theory, examining this tension requires inquiries at the technological level into how AI functions and its cognitive limits; at the practical level, clarifying how educational subjects utilize it and the anticipated outcomes; and at the value level, exploring whom it serves and the mechanisms to guard against misuse. Within the framework of contemporary Marxist value theory, the study explores how to achieve a genuine alignment of values among humans, machines, and the state, ensuring that artificial intelligence becomes an innovative force enhancing the timeliness and effectiveness of education rather than an alien force undermining its fundamental educational purpose.

Keywords

Contemporary Marxist Value Theory, Artificial Intelligence, Digital and Intelligent Transformation of Education, Human All-Round Development, Value Alignment

Copyright © 2026 by author(s) and Hans Publishers Inc.

This work is licensed under the Creative Commons Attribution International License (CC BY 4.0).

<http://creativecommons.org/licenses/by/4.0/>



Open Access

1. 引言

人工智能技术正以前所未有的速度迭代演进，新的技术形态与应用场景不断涌现，教育对象的认知方式与价值需求亦随之发生结构性变化。英国教育学家将人工智能对教育的系统性变革称为“第四次教育革命”[1]。联合国教科文组织总干事 Audrey Azoulay 却指出，“生成人工智能可能是人类发展的巨大机遇，但也可能造成伤害和偏见。没有公众的参与，没有政府的必要保障和规章，就无法将其纳入教育。联合国教科文组织的这一指南将帮助决策者和教师最好地导航人工智能的潜力，以满足学习者的主要兴趣。”[2]因而，在人工智能与教育相融合的数智化过程中，需要厘清人与机器、机器与国家之间的价值关系，针对价值体验感缺失、主体性认知偏差以及教育价值导向异化等多重挑战，以当代马克思主义价值论为指导，以人的自由而全面发展为根本目标，构建新时代人机价值统一、道德规约协同以及价值安全保障的智慧化教育新形态，以实现人的现代化与教育的高质量发展有机统一。

当代马克思主义价值观作为一个复合型概念，既体现了马克思主义价值观的本质规定性，又彰显了中国特色、时代特征与实践要求，是在历史逻辑、理论逻辑与实践逻辑的三重维度中形成的多要素、多层次、多向度的价值观的有机统一体[3]。从这一视域出发审视人工智能与教育的融合，意味着追问一个根本性的问题，即人工智能究竟是在服务于人的全面发展，还是在以技术逻辑置换教育逻辑、以数据传

导替代价值建构？马克思主义价值观以历史唯物主义为哲学基础，以“人的自由而全面发展”为最高价值目标，将市场商业价值为中心转化为以人的主体为中心。同时，当代马克思主义价值观融入中国具体实际形成了以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为核心，以全人类共同价值、时代新人的价值观、中国具体实践的价值观、中国式现代化的价值观等为主要内容的价值观整合体。因而，以当代马克思主义价值观为指导，在伦理规约与制度保障的基础下，构建一个满足教育的实践要求与人的发展需求相结合的智慧化教育新模式。

2. 问题的提出：教育数智化过程中技术理性与价值理性的现实问题

近年来，人工智能技术在大模型、多模态交互、具身智能和智能体等方面进展迅猛，推动了人工智能与教育相融合的发展趋势，推动教育现代化与人的现代化发展。然而，这种融合趋势存在技术理性与价值理性现实的实践张力，需要厘清人工智能、教育与人之间的复杂的价值互构逻辑，厘清教育数智化过程中存在的以算法、数据、市场化商业逻辑为核心的技术理性和以情感、道德、人本化需求逻辑为核心的价值理性之间存在的现实问题，以实现后文在当代马克思主义价值论视域下更好地从技术向度、实践向度与价值向度提出合理化的解题思路。

2.1. 人工智能中介体、人的现代化、教育现代化之间的价值互构逻辑

数智时代，人工智能作为“结构性力量”的技术中介改变了人们的生产方式、生活方式，使教育朝着智能化、精准化的育人方式发展，推动着人的现代化。人工智能中介、教育现代化与人的现代化三者之间是彼此建构、协同进化的互构逻辑，是一种双向、对象化的互动关系。一是人工智能作为介体推动了教育的现代化，教育现代化又反向要求人工智能符合教育的根本目标与社会发展的要求；二是教育现代化的核心是围绕“人”来展开的，在思想建设、政治建设、文化建设等方面推动着人的现代化并为其提供制度性支撑与能力保障；三是人工智能介体与教育现代化根本上是服务于人的自由而全面的发展，在解放人们的劳动束缚和精神压迫的基础上，实现人们的精神、思想、物质等各方面的现代化，人的现代化需求反作用于教育现代化的方向与人工智能建设与更新。三者之间形成了一个“技术－教育－人”动态化演进模式，即人工智能中介重塑教育形态，推动教育现代化，从而推动人的现代化，而人的现代化又在社会化教育的制度规约下反作用于人工智能技术，使人工智能在制度化的伦理边界和应用方向上满足人的全面发展的需求。

2.2. 教育数智化过程中技术理性与价值理性的现实问题

生成式人工智能、算法推荐、大数据分析等数智技术的深度嵌入，为教育提供了精准化传播、场景化呈现、个性化供给的技术支撑，但是，以算法、数据与市场化商业逻辑为核心的技术理性与以情感、道德与人本化需求为核心的价值理性之间存在现实张力。在技术层面，智能化技术的算法推荐机制易导致信息茧房、价值遮蔽、算法黑箱等现实风险；在主体层面，教育数智化使用过程中易造成人工智能生成依赖、思维方式与能力弱化以及价值导向歪曲，总结为价值主体弱化和价值理性的消退；在关系层面，教育数智化易使学生无法体会真实的人际价值关系，使师生、生生之间教育关系的物化并且情感交流的边缘化；在教育实践层面，教育技术通过实时数据的全方位收集与分析，对学生实施精细而持续的监督与干预，强化了传统教育中的规训机制；学生不再以自然人身份被观察，而成为算法凝视注视下的虚拟数据档案；数据纳入商业版图，致使教育成为一种为获得人力资本、文化资本和社会资本增值的投资行为[4]。因而，教育数智化过程中在主体的价值认知上、人机的技术协作上、实践的伦理关系上以及制度化、规范化的规约上，要从具体的理论与实践相结合，防止抽象的、片面的价值认知，将技术的工具理

性与教育的价值理性有效地统一起来。

3. 技术向度：人机协同下符号化与具身化的认知张力

技术向度聚焦于数智技术“如何运作”及其内在的认知逻辑，是理解智能化教育“何以可能”以及价值限度的认识论前提。生成式人工智能的本质运作机制决定了其在认知方式上离身性、符号化与标准化的根本性特征。而教育过程作为涵育价值观的实践活动，在根本上依赖师生身体的在场、情境的浸润与情感的共鸣，即一种具身化的认知方式。当人机协同成为教育过程的基本运作形态，符号化表达与具身化体验之间的张力便不再仅是技术特征与教育特点的简单差异，而是关乎教育过程中人的主体性能否被技术逻辑所遮蔽的根本问题。

3.1. 生成式人工智能的符号化生成的技术本质

理解数智技术与教育之间张力的起点，在于准确把握生成式人工智能的技术本质。生成式人工智能基于大语言模型的概率生成机制，其核心运作方式是“符号化表征、逻辑化推理、标准化计算”。无论是文本、图像还是语音的一切输入，都被转化为 Token、向量和概率分布，在抽象的符号空间中进行运算，最终输出同样以符号形式呈现的结果。这种运作方式的本质特征是离身性，即人工智能的处理对象不是具有身体、情感和处境的具体的人，而是可以被数据化、符号化和算法化的人类认知和行为痕迹。这种符号化的生成逻辑决定了生成式人工智能的认知限度。它所能处理的只是可以被形式化表达的信息，而教育过程中所关涉的价值认同、情感共鸣、道德判断和理想信念，却不能仅仅用形式化的符号所表达。正如有学者指出的，基于“符号化表征、逻辑化推理、标准化计算”的表征主义范式，对于治理人工智能所引发的主体性风险具有一定意义，但同时也面临着根本性的局限[5]。当教育被纳入这一符号化运作逻辑，虽然智能教育系统可以通过推理、判断等能力引导受教育者的主体认知，但教育的丰富性、具体性和生成性就可能被化约为数据的输入与输出，在根本上阻碍了受教育者的自主探究与价值感知。

3.2. 教育的具身化认知的实践要求

当代具身认知(Embodied Cognition)理论在反思离身认知局限的基础上，强调了身体、环境和文化在认知过程中的主动性和创造性。莫里斯·梅洛-庞蒂提出这种感知并非先验的逻辑能力，而是以人存在的场域为前提的情境性体验[6]。具身认知理论表明教育过程的价值涵育不是信息的单向传递，而是师生之间身体在场、情感交流和价值互构的实践过程。科学教育的核心不在于让学生被动接受现成结论，而在于引导其通过持续的实践、反思与修正，不断生成对科学世界的理解。学生在观察现象、提出问题、形成假设、设计实验、分析证据和表达解释的过程中，逐步建构并重组自身的认知结构，科学理解也因此呈现出开放性、发展性与过程性[7]。在智能化教育育人过程中，一方面，生成式内容缺乏受教育者的主体能动性，背离探究式学习的本质，人工智能符号化的表达，将知识性内容系统化、逻辑化、集合化传输到智能平台中，缺少“自主探究-试验正误-纠正反馈-知识内化”的过程。另一方面，程式化交互弱化师生主体间性，背离交往伦理本质，当人工智能成为教育过程中的“第三主体”，原本“人-人”的直接交互被“人-机-人”的间接交互所取代，教育的情感温度、价值深度和交往厚度都可能被稀释。因而，教育数智化转型正引发知识从“口耳相授”到“智能供给”的转变，这种转变既带来了效率的提升，也潜藏着本质的危机。

3.3. 马克思主义价值观理论的人的主体性回归

马克思指出，对事物、现实和感性要“当作人的感性活动，当作实践去理解”，并“从主体方面去理解”([8], p. 499)从马克思主义价值观视域审视符号化与具身化的张力，关键在于追问一个根本问题：技术

中介是增强了还是削弱了人的主体性？马克思在“机器论片断”中深刻揭示了机器作为“固定资本”在资本逻辑下引发的认知规训、劳动异化与情感疏离等主体性危机。这一思考对于理解当代生成式人工智能同样具有根本的解释力。当人工智能的符号化运作日益渗透教育过程，教育对象的思想、价值和行为被不断数据化、算法化和符号化，人的丰富性被化约为数据的维度，人的主体性就可能被技术的逻辑所遮蔽。马克思主义价值观要求我们始终坚持以人为本，而不是以技术为本。数智技术应当是服务于人的全面发展的工具，而不应成为规训人的思想和行为的装置。一方面，教育行政部门应设置符合学科发展、思维方式、建构式学习、巩固学习等人工智能大模型，在学习前、学习中、学习后，根据科学化与实践化相结合的方式，推动学科化智能体建立，为学生探究式学习过程“铺路”，而不能成为阻滞。另一方面，国家政府机构应推动法律法规的完善，在有效的“数据规约”下建立收据的收集、整理、反馈机制，为精准化育人提供规范路径。由此可知，在符号化与具身化的张力中，马克思主义价值观提供了明确的判断尺度：当技术有助于拓展人的认知边界、丰富人的学习体验、促进人的全面发展时，它是值得肯定的；当技术以效率之名消解了教育的温度、以精准之名窄化了人的视野、以智能之名替代了人的判断时，它就构成了对人的主体性的威胁。

4. 价值向度：信息茧房效应与人的自由全面发展的现实张力

价值向度聚焦于数智技术“追求什么”的价值取向，是把握教育数智化价值本质的核心维度。算法推荐技术依托精准筛选机制与协同过滤逻辑，持续向用户推送同质化信息，在极大地提升信息匹配效率的同时，催生了“信息茧房”效应，个体的认知视野被窄化、思维结构被固化、价值判断被同质化。这与马克思主义价值观“人的自由而全面发展”的根本目标构成了核心的价值冲突，前者以认知窄化将人禁锢于算法的“舒适区”，后者以全面发展要求人不断超越既有认知边界、在多元视野中实现自我完善。当数智技术以“精准服务”之名行“认知规训”之实时，从马克思主义价值观视域审视这一张力，核心追问便在于：算法究竟是在服务于人的自主选择与全面发展，还是在以技术逻辑消解人超越自身、追求自由发展的可能性？

4.1. 算法推荐与信息茧房的形成机制

人工智能技术对教育最深层的挑战，不在于技术操作层面而在于价值层面，具体而言，在于算法推荐机制所催生的信息茧房与马克思主义“人的自由而全面发展”理想之间的根本性冲突。一方面，算法推荐技术依托精准筛选机制催生认知窄化。其通过分析用户的浏览记录、点击偏好、停留时长等数据痕迹，构建精细的用户画像，然后持续推送符合用户既有兴趣和偏好的内容。这一机制在商业逻辑下无疑是高效的，它最大限度地延长了用户的停留时间，提高了广告的转化率。另一方面，对于教育而言，学生被算法持续推送同质化的信息，其认知视野不断收窄，思维结构逐渐固化，“信息茧房”由此形成，这一机制构成了学生价值认知圈层化的根本性挑战。有研究指出，“信息茧房”导致青年思维固化，价值层面表现为娱乐至上导致青年价值观异化，教育层面表现为教育引导权逐渐被削弱。信息茧房使大学生信息消费趋于固化、窄化、扁化，不利于大学生形成多元、全面、立体的思维和视野[9]。而教育现代化的核心使命恰恰在于引导学生超越狭隘的个人经验，理解广阔的社会历史，认同普遍的价值规范，这与信息茧房的效应构成了根本性的对立。

4.2. 马克思主义人的自由全面发展的核心价值理想

马克思主义价值观的核心是“人的自由而全面发展”。马克思明确提出，未来共产主义社会是“一个联合体，在那里，每个人的自由发展是一切人自由发展的条件”[10]。人的全面发展是马克思主义价值

观的本质体现，是社会主义本质的规定性。这一价值理想包含两个关键维度：自由意味着人不受外在力量的强制和异化，能够自主地选择和发展；全面意味着人的各种潜能和才能能够得到充分的发展，而不是被片面化和畸形化。从这一价值理想出发审视信息茧房，其危害就不仅是一种技术现象，而是对人的自由而全面发展的实质性阻滞。信息茧房剥夺了人接触多元信息的自由，将人禁锢在算法所划定的认知牢笼之中；信息茧房窄化了人的认知视野，使人无法获得全面发展所需的知识资源和思想养分。更为深层的是，信息茧房使人丧失了超越自身狭隘经验、理解他者和社会的能力，而这恰恰是现代化教育所要培养的核心品质。

4.3. 马克思主义价值观视域下自由与规训的辩证法

马克思指出：“人的类特性恰恰就是自由的自觉的活动。”([8], p. 162)这一论断揭示了自由的实践本质，即自由不是静观的状态，而是在有意识的、创造性的劳动实践中实现的人的本质力量的确证。另一方面，马克思主义将人的自由而全面发展作为最终目标，其中的“人”是一种社会化的人，需要符合社会化的价值规约，是体力、智力与自然力等各方面的自由和全面发展，并不是随心所欲的自由。这两方面共同作用与教育数智化的过程，一是教育数智化的根本目的，就是确证人的本质，在有意识的、创造性的智能化劳动中服务育人，发展为人；二是教育数智化的过程需要受到社会化的价值规约，在符合社会法制要求与伦理道德规范中推动教育现代化。因而，针对人工智能可能出现的“信息茧房”效应正是教育数智化中不可逃避的现实问题，需要在优化算法推荐和规范算法内容来源的多方面进行有效组织。马克思主义价值观并不抽象地反对一切形式的规训。从这一视角审视算法推荐与信息茧房，任何教育都包含一定程度的规训，关键问题不在于“算法是否在规训人”而在于“算法在为什么目的规训人”。当算法推荐服务于商业平台的用户留存和广告变现时，它所规训的方向是消费主义的、娱乐至上的和个人主义的；而当教育致力于打破信息茧房、引导学生接触多元信息和深刻思想时，它所引领的方向是人的全面发展和社会的共同进步。二者之间的冲突，本质上是两种价值逻辑的冲突。因此，从马克思主义价值观出发，应对信息茧房的策略不应是简单地反对算法，而是要用主流价值导向驾驭算法。必须“优化算法生态，营造清朗空间；掌握算法特点，走出信息茧房”[11]。这意味着要在技术设计中嵌入价值导向，使算法不仅服务于商业效率，更要服务于人的全面发展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培育。

5. 实践向度：市场化价值取向与教育主体本位论价值取向的逻辑张力

实践向度聚焦于数智技术“为谁服务”的根本问题，是统摄教育数智化价值方向的逻辑目的地。在当代社会，人工智能技术的发展与应用并非价值中立的技术演进，而是深受市场化资本逻辑的影响与规制，人工智能大模型的企业往往会根据商业价值量高低来决定自身模型的服务对象，这使得“技术向善”的愿景在市场本位论的约束下往往让位于“流量为王”的商业逻辑，这与教育现代化“以人民为中心”的根本宗旨构成了深层对立。

5.1. 市场化商业逻辑对技术应用的形塑

人工智能技术与教育融合的实践困境，最终的根源不在技术本身，而在技术所嵌入的社会关系之中。人工智能技术代码在设计层面受到社会文化、意识形态、经济等多种因素的制约，融入着社会体系的价值及其统治阶级的利益，技术力量就是其中权利的主要形式[12]。在当代社会，人工智能技术的发展和运用深受市场化商业逻辑的形塑。人工智能赋能主流意识形态传播，面临着因市场逻辑侵蚀而致的技术与价值异化的双重陷阱。一是在技术应用的设计上，人工智能企业往往会投资于回报率高、市场广泛的行业，高端或顶尖大模型的发展方向不在服务于广泛群体或核心需求，而侧重于个别行业的价值供给；二是在技术应用的过程中，数据收集和商业价值取向容易产生数据隐私安全风险，易使不良的大模型企业

将个人的教育搜索倾向有目的的推荐商业化内容,或将个人信息泄露给商业化的公司企业,侵害人的主体性。算法技术在极大提升精神生产效能与延展人的认知边界的同时,却因市场商业逻辑的驱使而异化为宰制人的主体性、消解社会公共共识的异己力量,进而导致了工具理性对价值理性的僭越与“流量拜物教”的泛滥。资本驱动的“流量逻辑”对育人本位的侵蚀,是数智技术与教育融合中深层伦理风险的根源所在。这一分析揭示了数智技术与教育融合中的一个关键悖论:数智技术本身具有提升教育精准性和实效性的潜能,但当这些技术被资本逻辑所主导时,其实际运行方向可能与教育现代化的价值目标背道而驰。算法推荐本可用于精准推送主流价值内容,但在市场化商业逻辑下,它更倾向于推送能够最大程度吸引用户注意力的娱乐化、碎片化内容;数据分析本可用于了解学生的思想动态,但在商业逻辑下,它更可能被用于商业变现和用户画像的精细化。

5.2. 教育数智化过程中教育主体本位论价值取向

马克思从“现实的人”出发,将人的主体性理解为人在实践中展现的自觉能动性、自主创造性与自我实现性。教育主体作为教育活动的中心,也是教育数智化服务的中心,教育主体不仅包含作为教育过程核心的受教育者与教育者,也包含社会化进程中学习知识、增加技能的学习者。教育数智化核心目的就是在技术赋能中满足教育主体的需求,符合教育主体的学习方式,从而提升主体的学习效果。在教育数智化过程中落实教育主体本位论的价值取向,需从三个层面协同推进。其一,在价值锚定层面,坚持以人的全面发展为数智技术应用的最高价值目标。数智技术的引入必须以是否有利于学生主体地位的确立、是否有利于师生主体性的激发、是否有利于人的自由全面发展为根本评判标准,防止“信息茧房”造成个性发展路径的固化。其二,在技术应用层面,以教育价值理性规约技术工具理性,明确数智技术介入教育的合理边界。那些涉及价值引领、情感交流、道德判断的核心教育环节,应保持“人-人”的直接交互,数智技术始终定位为辅助工具而非教育主体。其三,在制度保障层面,构建覆盖技术研发、应用部署、效果评估全流程的价值审查机制,确保算法设计、数据采集、内容推送等各环节均以育人目标为规约方向。从三重路径的协同发力中,教育数智化才能真正成为促进人的自由而全面发展的积极力量。

5.3. 以马克思主义价值观赋能教育数智化的价值引导

从马克思主义价值观审视市场导向与教育主体导向的张力,核心问题在于谁的利益优先。商业资本逻辑追求的是利润最大化,教育主体价值导向追求的是人的全面发展和社会共同利益。当二者发生冲突时,马克思主义价值观要求以前者服从后者,即以道御术,使数智技术这一“最大变量”转化为新时代提升教育现代化的“有效增量”。一是在制度层面,需要规制市场化逻辑对教育的渗透,防止教育领域被商业逻辑所主导,加强顶层设计与制度保障层,为教育数智化提供价值定向、伦理规范、政策导向、法律框架、标准规范与治理机制的支撑功能,规定了技术的运行边界与价值底色。二是在技术层面,需要在算法设计中嵌入价值导向,使技术应用服务于育人目标而非商业目标,任何技术部署之前,首先应当确立“育人优先”准则,在智能系统开发时植入“价值红线”[13]。三是在教育层面,需要保持教育者的主体性和主导权,防止技术中介消解教育的价值内核,核心在于推动技术从“工具赋能”向“价值共建”转型,使智能技术真正成为提升教育时代性和实效性的创新力量。这意味着数智技术不应只是提高效率的工具,而应成为师生共同进行价值建构的伙伴。在这一过程中,技术逻辑必须服从于价值逻辑,市场化逻辑必须服从于主体价值逻辑,这是马克思主义价值观的根本要求。

6. 马克思主义价值理论下教育数智化的融合优化

马克思主义价值理论以历史唯物主义为哲学根基,以“人的自由而全面发展”为最高价值理想,以人的主体性为根本价值立场。在数智技术与教育深度融合的时代语境下,马克思主义价值理论既提供了

批判技术异化的理论武器，也指明了教育现代化守正创新的实践方向。

6.1. 以价值理性制约技术理性，确立教育数智化的价值锚点

数智技术与教育的融合，首先面临着价值取向的根本抉择，技术究竟是为育人服务，还是育人沦为技术的附庸？马克思主义价值理论要求确立“以人为中心”的根本原则。一是在顶层设计层面，在国家制度、法律法规、社会文化等各个方面确立教育数智化的价值标准，使其服务于人的社会化、社会化的人。任何技术方案的设计与实施都应以是否有利于学生的全面发展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内化践行作为首要评判标准。美国、英国、澳大利亚、加拿大和欧盟通过制定宏观政策，强调高等教育为人工智能的项目研究及未来发展提供平台及支持性保障，明确提出以高等教育教学场所作为人工智能发展的载体、条件和依托，构建人工智能研究人员队伍，开展人工智能应用研究，同时强调对人工智能发展所需人才及劳动力情况展开研究，以更好地为人工智能的发展提供智慧支持[14]。二是在内容创新层面，生成式人工智能的迭代创新，为教育过程的感性认知与理性推演提供了适切化、精准化的工具，但内容的创新却不能离开科学的价值理性的规约，两者相辅相成，缺一不可。相关政策文件指出，人工智能在学习过程中可以根据学生不同需求提供定制化的学习内容和资源，促进教育的公平性，尤其在资源不足地区或群体中，人工智能技术能够在一定程度上弥补教育资源的不足[15]。在马克思主义价值理论视域下，须以“道”御“器”，用教育的价值理性克服工具理性。在智能算法日益主导信息分发的今天，必须“主动规训算法之‘术’，用主流价值导向驾驭‘算法’”。

6.2. 以人机协同重构育人生态，重塑教育数智化的主体格局

数智技术嵌入教育引发的深层危机之一，是技术中介对教育主体性的消解。马克思主义价值理论强调“现实的个人”的主体地位，要求在人机协同中始终确保人的主导权。构建人机协同的育人模式，核心在于明确“人主导、机辅助”的根本定位。教育数智化创新了人机交互的协同共生新范式，但这并不意味着技术可以成为教育过程的“第三主体”。有研究指出，“教师需要具备‘算法觉知力’，能够敏锐察觉人工智能生成内容的局限与偏见，并在教学中保持‘人’的主体性与价值引领。”[16]使人工智能成为师生共同进行价值建构的伙伴而非替代者。推进人机协同的关键在于激活教育双主体的能动性。一方面，着力提升课堂教师的数智素养与技术驾驭能力，使其能够主动运用技术而非被动适应技术；另一方面，通过虚实融合的实践场域拓展学生的对话与协作空间，在技术赋能中激活学生的主体意识。在教育数智化中，需要创新人机协同的交互机制，在教师话语引导、学生认知建构、实践教育探究等方面推动技术从“工具赋能”向“价值共建”转型，使教育数智化真正回归“以学生学习为中心”与“智慧育人”的价值共创。

6.3. 以制度规约驾驭市场商业逻辑，筑牢教育数智化的治理防线

数智技术与教育融合的深层困境，根源于商业资本逻辑对技术应用的形塑。市场化驱动的“流量逻辑”对育人本位的侵蚀，是数智技术与思政教育融合中深层伦理风险的根源所在。马克思主义价值理论要求以价值逻辑约束市场商业逻辑，通过制度规约确保技术服务于公共利益而非资本增殖。在制度治理层面，应构建覆盖技术研发、应用部署、效果评估全流程的伦理规范与治理体系；有关部门强化数据治理与价值导向审查，建立算法审查与治理机制以防控技术风险；对算法推荐、生成式人工智能等核心技术应用，应建立价值导向的审查制度，防止算法偏见引发价值性偏离。在生态优化层面，应以协同治理优化育人生态。完善多元主体参与的教育数智化治理体系，推动政府、高校、技术企业、教师、学生等多方主体共同参与数智化实践的价值治理。同时，明确规范数智技术应用边界，筑牢价值安全的“防火墙”。

综上，马克思主义价值理论下教育数智化的融合优化，需要在价值层面确立价值理性对技术理性的

统摄地位，在主体层面构建人机协同中人的主导格局，在制度层面以教育主体价值逻辑规约市场化商业逻辑的侵蚀。通过三重路径的协同推进，教育数智化方能在技术赋能与价值坚守之间实现辩证统一，真正服务于以学生学习为中心的根本任务与人的自由而全面发展的最高价值理想。

参考文献

- [1] Seldon, A., Metcalf, T. and Abidoye, O. (2020) *The Fourth Education Revolution Reconsidered: Will Artificial Intelligence Enrich or Diminish Humanity?* University of Buckingham Press.
- [2] UNESCO (2023) UNESCO: Governments Must Quickly Regulate Generative AI in Schools. <https://www.unesco.org/en/articles/unesco-governments-must-quickly-regulate-generative-ai-schools>
- [3] 彭虹九. 推动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价值观研究——“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协同创新桂林峰会”会议综述[J]. 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研究, 2026, 12(1): 87-92.
- [4] 杨甜, 段燃, 杨雅竹. 人工智能时代教育的算法凝视[J]. 湖南师范大学教育科学学报, 2025, 24(3): 71-78.
- [5] 冯雨旻, 谢心怡. 超越符号表征: 教育人工智能价值对齐的困境审视与范式转向[J]. 西南民族大学学报(人文社会科学版), 2025, 46(9): 232-240.
- [6] [法]莫里斯·梅洛-庞蒂. 知觉现象学[M]. 姜志辉, 译. 北京: 商务印书馆, 2001: 242.
- [7] 刘济良, 李萧萧, 王金阳. 从离身到具身: 具身认知理论视域下科学教育的当代转向[J]. 教育理论与实践, 2026, 46(14): 10-17.
- [8] 中共中央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斯大林著作编译局. 马克思恩格斯文集: 第一卷[M]. 北京: 人民出版社, 2009: 499.
- [9] 袁华, 刘德军. 生成式人工智能时代高校思政话语“年轻化”传播的伦理风险、归因分析及治理路径[J]. 宁夏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 2026, 48(2): 101-110+118.
- [10] 中共中央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斯大林著作编译局. 马克思恩格斯文集: 第二卷[M]. 北京: 人民出版社, 2009: 53.
- [11] 周晔, 李心之. 算法推荐视域下高校思想政治教育探析[J]. 北京邮电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 2023, 25(5): 1-6+24.
- [12] [美]安德鲁·芬伯格. 技术批判理论[M]. 韩连庆, 曹观法, 译. 北京: 北京大学出版社, 2005: 16.
- [13] 师一粟. 人工智能赋能思政教育的伦理审思[N]. 新华日报, 2025-12-06(7).
- [14] Hall, D.W. and Pesenti, J. (2017) Growing the Artificial Intelligence Industry in the UK. https://assets.publishing.service.gov.uk/government/uploads/system/uploads/attachment_data/file/652097/Growing_the_artificial_intelligence_industry_in_the_UK.pdf
- [15] U.S. Department of Education (2017) Reimagining the Role of Technology in Education: 2017 National Education Technology Plan Update. <https://www.oerknowledgecloud.org/record1928>
- [16] 胡钦太, 张彦, 伍文燕. 人工智能与教育深度融合: 逻辑、困境与路径[J]. 中国电化教育, 2026(6): 1-6+23.